



闽赣路千里

福建人民出版社

· 革命回忆录 ·

闽赣路千里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闽 赣 路 千 里

*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 1/2印张 234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

书号：10173·166 定价：0.82元

目 录

启 蒙	兰庭辉	(1)
激战天宝山	罗胜旺	(11)
护送叶参谋长到苏区	卢伟良	(22)
难忘的闽西	韩 伟	(26)
抗日战争时期的片断回忆	梁国斌	(44)
英勇的青年侦察班	王 直	(75)
上前线之路	陈茂辉	(86)
战斗在敌人后方	魏金水	(101)
走井冈山道路	毛钟鸣	(118)
劫 狱	王 德	(134)
红军入闽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袁子清	(151)
闽西革命斗争片断	罗元发	(157)
地狱起火	杨采衡	(164)
闽西三年游击战	张玉辉	(195)
红都游击队	彭胜标	(205)
雨露滋润禾苗壮	罗胜旺	(273)
回忆红军战士钟才高	邱子明	(292)
亲切的教诲	邓芳梅	(297)
“丹霞”风浪	李兆炳	(306)
闽山碧血	李坚真	(315)
回忆父亲傅连璋	傅维光	(320)

启 蒙

兰 庭 辉

一九二九年五月，我不满十六岁。跟着入闽的工农红军，离开了故土——上杭芦丰。

岁月流逝，雪染双鬓。回首漫长的道路，不由想起五十年前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兰维龙、兰家植、兰维仁、兰树荣和兰祖涵五位老师。

在旧中国的苦难岁月里，我们富饶可爱的闽西和全国各地一样，深受着封建地主、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反动势力象吸血的水蛭，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吸吮着劳动人民的鲜血。闽西大地灾难深重，但闽西农民反抗着、动摇着反动派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革命的先锋分子，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厦门集美师范学校，纷纷来到闽西，传播革命真理，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当时，教我读书的兰维龙、兰家植等五位老师，就是在这时来到我们芦丰联珠小学的。

这所学校在当时名曰新学，但其实实行的还是旧的那一

套。就说那位校长吧，简直就象个阎王。有时，同学们在院子里活蹦乱跳地玩得正热闹，但只要他一出现在门口，整个院子顿时便鸦雀无声。平时学生稍有差错，不是打板子，顶凳子，就是“罚跪孔夫子”。更不公平的是把贫富学生分得很清楚，常常是有钱人家的学生欺负穷人家的学生，最后倒是穷人家的孩子要挨罚挨打。

相反，学校里的兰维龙、兰家植等五位老师，不但不体罚学生，而且还常常对校长的行为提出指责。因此，校长经常和这几位老师争吵，但他也不敢过分得罪他们。因为这几位老师也是芦丰一带富裕人家的子弟，传说他们都是厦门大学的学生，有的还过洋留过学呢！

记得，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家离学校比较远，家里也很穷，他每天都要带点饭菜到学校。一天中午放学了，他拿出用草袋包盛的饭菜正准备吃，一个有钱人家的学生鬼头鬼脑地走过来，趁他不防，把粉笔屑丢到他的饭袋里，然后拔腿就跑。我们几个追上去，让他认错赔饭，他骄横地一把将饭菜打洒在地上。那位穷人的学生气得涨红着脸，上去当胸给他一拳。随着一阵嗷嗷的哭叫，矮胖子校长急步赶过来，不问青红皂白，举起教棍朝我那位同学的屁股就是两下子，又揪着耳朵罚他直直地跪在孔夫子像前，接着叫那个有钱人的学生抓来两把沙子，垫在那个同学的膝盖底下，他才拄着棍子摇晃着脑袋走去……

我在旁边看得心里直冒火，恨不得追上去质问校长。就在这时，穿着一身中山服的兰维龙老师走过来，扶起跪在地上的同学，接着，兰家植老师端来一碗菜，送到他跟前，关心地说：“给，吃这个吧！”那个同学发愣地瞅着老师，心里一阵激动，“扑咚”地跪在老师面前，“哇”地一声哭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兰维龙等老师在芦丰墟上组织师生演了一出文明戏（当时把演话剧叫演文明戏），校长知道后大发雷霆，和老师们吵了一架。不久，兰维龙等五位老师便退出了联珠学校。

一、二个月后，五位老师又在附近的七厅角办起了一所平民学校。由于学校老师不打人，不罚跪，对待贫富学生一视同仁，所以，联珠学校不少学生也都纷纷转到了七厅角平民学校。

七厅角是以七个祠堂而得名，地面较大，祠堂后面有一片竹林，长得葱绿茂盛。人常说，春日竹林，春草满地。那时度春荒，穷人家经常挖着春笋充饥。有一回放学了，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就绕到学校的背后，翻墙进后院偷挖春笋。我们只顾埋头挖，没注意周围动静。正挖着，突然，穿着布鞋的两只大脚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抬头一看，啊，是兰维龙老师，在他身后不远处，还站着兰家植等几位老师。这下子把我们三人吓懵了，呆呆地站着，你瞅我，我瞅你，偷偷地把手里的春笋扔在地上。可是兰老师没有吭声，也没有打罚我们，他打量着我们一身破烂的衣服和脸黄肌瘦的样子，便俯身拾起春笋，给我们每人手里放上几个，催我们快回家去。第二天上学，一见到老师，我心里就“砰砰”直跳，可老师却跟往常一样，就象没有发生过那回事一样。从此后，我们对兰老师就愈来愈喜欢，愈来愈亲近了。兰老师也喜欢接近我们，经常把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叫在一起拉家常，讲故事，象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还有“五四”运动等等，还讲什么是土豪，什么是军阀，农民为啥穷，地主为啥富。有几次，还教我们写纸条子（标语），比如“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剥削压迫”“耕者有其田”等等。开始老师把这些话写在纸片

上，让我们照抄到纸条上。后来，又教我们用粉笔在墙上写，这样，我们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有时在村头玩耍，拣来石粉块就在墙上写起来。

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路过一家地主的门口，看见地主的小少爷在逗狗玩，我就拿出在学校写好的纸条对小少爷说：“把它粘在狗尾巴上，跑起来可好玩了。”小少爷不识字，就叫我们帮他把纸条粘在狗尾巴上，半截子还拖在地上，他高兴地领着狗跑回家了。那纸条上写的是“大户佬是恶狗，专吃穷人血和肉”。第二天，我们又碰见了小少爷，又要给他纸条玩，他忙摇着头说：“我爸爸骂我呢！”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逗得老师们哈哈大笑。

又有一天，我到兰家植老师的房子里去取作业，一进门，就见兰家植和兰维龙老师正在高兴地谈论着什么。见我进来，兰家植老师眯起他那双笑眼问我：“庭辉，你不是常说富人霸道，穷人受欺压吗？我给你讲个新鲜事，有个地方的穷人不再受欺压了！”

“当真？”我惊奇地问：“在什么地方？”

“就在龙岩县的后田乡啊！”兰老师忽闪着那双乌亮的大眼睛，绘声绘色地讲：“那里的穷人组织了农民协会，专跟地主恶霸斗，前几天后田有几个大地主收买狗腿子，要暗杀农民协会的领导人。这事被农会知道了，一天晚上，有个狗腿子在地主家吃饱了饭，喝足了酒，刚走出地主家的大门，‘砰’地一声枪响，狗腿子便倒在地上。接着，村前村后响起了锣声。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月光下开大会，冲进地主家，揪斗了地主，当场烧了地主的契、借约和账簿……”

“后来呢？”

“第二天，群众分粮分田，杀猪分肉，喜气洋洋，气得地

主直翻白眼。”

兰维龙老师也兴奋地插上来说：“在永定县，穷人们更厉害，他们在农会的领导下，集合了三、四千人，抬着大炮，掬着土枪、梭标，浩浩荡荡地去围攻县城，吓得县太爷和老财们胆颤心惊，三天三夜都不敢出城……”

我越听越带劲，迫不急待地问老师“那咱们上杭为啥不闹农会呢？”

“闹啦！”兰老师压低声音说：“就离咱们这儿不远的蛟洋，穷人们也早已成立了农民协会，有个叫傅柏翠的带头领着大伙干！”

正说着，“吱”地一声门推开了，兰维仁老师领着两个同学走进来。跟往常一样，老师从抽屉里取出纸和笔，又教我们写起条子……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我们学生的心花呵，在老师的浇灌下，也象那满山遍野的杜鹃花，迎风开放。就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个喜人的消息，象一股春风一样吹到了我们芦丰。原来朱毛红军开进闽西，很快就要到上杭来了！

那些天，上杭的土著军阀兰玉田，民团总孔百成坐立不安，为防患于未然，他们到处抓共产党，还把队伍开到芦丰，土豪劣绅也四处煽动，胡说什么：“红军来了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由于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红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纷纷跑到山里亲戚家躲起来。有钱人家跑得更快。有天下午，我本家一个亲戚慌慌张张地跑到我家，非要我到芦丰墟上陪他店里的小伙计看守粮店不可。因为我家过年度荒常向他家借贷，我父亲无奈，只好叫我去。我呢？也想去看看红军，就高高兴兴地赶到墟上。

当晚墟上很静，偌大的粮店只剩下我和小伙计两个人，

小伙子呼呼地进入梦乡，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心里想着红军、共产党！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呢？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迷迷糊糊一夜过去了。天刚亮，我打开店门一看，只见街上人来人往，迎面走过来两个人，穿着灰衣服，帽子上有颗红五星，胳膊上套着个大红袖章，走过来买米借房子。他们说话很和气，我心里想，这大概就是朱毛红军吧！想罢，我就跑出了店门，朝街头一看，啊！那不是学校的老师吗？他们领着几个背枪的人，有说有笑地走过来。我急忙迎上去。兰维龙、兰家植老师高兴地对我说：“这就是朱毛红军啊！”红军同志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拉拉我的手，我半晌不知说什么才好。我转过身问老师：“你们也是红军、共产党？”兰家植老师又眯着那双笑眼说：“你看呢？”哦，我似乎明白了，眼前出现了这几个月来一幕又一幕的情景——

那天下午上完一节课，我刚走出教室，一眼看见兰维龙和兰家植老师满面春风地走进校门。我走上前去向老师问好，老师便领着我向祠堂后院的竹林走去。后来，其他几位老师也来了，到竹林深处，兰维龙老师还没有坐定就高兴地问我：“你说那个赫赫有名的土著军阀郭风鸣坏不坏？”

“坏！”

“告诉你，这个大坏蛋给打死了。”

“真的，谁打死的？”

“红军！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兰老师异常兴奋地说：“红军在长岭寨消灭了郭风鸣三千多人以后，一举占领汀州城，不久，红军就要到咱们芦丰来！咱们要做好准备，迎接红军！”

现在，红军真的来到了面前，而且就有其中和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师！我一下子扑到老师的怀里，兴奋得说不出话

来。这时兰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庭辉，你再向前看！”我抬起头来，随着老师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街道中间一家门口插着面红旗，在晨风中哗啦啦地飘着，“那就是农民协会的红旗啊！”

怎么？我们这里也有了农民协会！？我高兴得几乎蹦了起来，打了个立正：“老师，我也报名参加农会，你给我工作干吧！”

“给！”兰老师顺手交给我一面铜锣，说：“敲起来，叫乡亲们打开门，迎接工农红军啊！”老师的话音未落，我便把锣敲得叮当响，随着震耳的锣声，大街小巷的门户一家又一家都打开了。霎时，东升的太阳，照耀着山川大地；灿烂的阳光，洒满芦丰街头。从家家户户走出来的男女老少，有的倚着门坎，有的背靠墙壁，惊喜地望着远道而来的红军……

从第二天起，农会叫我跟着红军宣传队做宣传工作，我负责敲锣召集人，红军宣传员就向围拢来的群众演讲，由于红军处处爱群众，事事为群众，又有严明的纪律，不久就和群众打成一片。一些跑到山里的老乡也纷纷回来了。

红军要调查土豪劣绅大户佬，我就白天晚上给带路。有一天，我们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去，路上，碰见了一个地主，我认识他，正要对他讲，那家伙转身就跑，红军宣传员追上去抓住了他，那家伙吓得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响头，嘴里还不停地叫着：“红军饶命！红军饶命！”田里干活的穷人们围拢过来，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上去揪住地主的衣服，象抓小鸡似地将他提起来摔在地上，声音颤抖地说：“你，你也有今天啊！……”红军战士急忙扶住老人，老人撩起衣衫，拍着胸前背后一道道伤痕控诉着：“就为了一担谷子，他逼死了

我的女儿，还把我吊在树上抽了百多鞭子啊！”正说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一脚踩着地主的脊背，大声吼叫“大户佬，你睁开眼睛看看，红军来了，我们穷人伸腰了！”“对，红军来了，我们穷人伸腰了！”农民理直气壮的吼声，吓得地主象癫狗抽筋一样缩成一团。

十多天来，红军一面宣传群众，一面组织群众，办农会，成立赤少队，打土豪，分田地，干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红火的日子仅仅过了二十多天，谁知红军又要开走了，敌人趁机造谣说：“洋共产要走了，土共产顶不住，白军回来，土共要杀头，连全家老小也难保！”这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担心害怕起来，有的把儿子往回叫，有的叫儿子早点退出农会。我父亲也提心吊胆地跑到墟上要拉我回去，我坚决不回去。接着母亲也来叫了，我还是不回去。过了两天，母亲又来了，她骗我说父亲病了，让我回去看看再来。我信以为真，刚跨进家门，父亲就把门关上了，我正要挣脱，他拽住我的衣襟，要我退出农会。我耐着性子，把从红军宣传员那里听来的革命道理一句句讲给他们听。可父亲摇摇头还是不让我走，最后他把我锁在小屋里。在屋里，我转来转去，干着急，从门缝里朝外一看；只见父亲坐在门口，含着水烟筒，一个劲地猛抽烟。母亲坐在旁边，苦愁的脸上闪着泪光。我隔着门缝又向两位老人做起说服工作。我问父亲：“红军好不好？”父亲说：“好。”我又问：“红军领着咱穷人办农会，打土豪、分田地，为了谁？”他理直气壮地说：“谁不知道是为咱穷人！”“那你为啥还要我退出农会？”这一问父亲半晌没有吭声，母亲却心思重重地说：“孩子，红军好！农会也好，你爹娘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说着，她就哭了起来：“可眼下红军要开走，有钱人回来了，怎么办？”我说：

“红军走了，有农会在，穷人团结力量大！”“你呀……”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坐在板凳上，低着头，叭嗒叭嗒地又抽起烟来。

这时候，我在房子里，不知是心里想的事太多，还是在做梦，耳边仿佛又响起阵阵锣声，眼前仿佛又出现了演讲的红军宣传员……不行！我是农会会员，是赤少队副队长，不能离开赤少队和农会！我一边踱着步，一边想办法，忽然发现房子顶部临时架着几块木板，上面放点零碎东西。我心里一动，就把板凳放在床上，扒着墙慢慢地爬了上去，然后轻手轻脚地沿着房梁转到堂屋，趁父母没有留神，拽着拴好的绳子“嗖”地跳下来，打开门撒腿就跑脱了。

出了村，我沿着小路朝前猛跑，正好跟对面走过来的兰维龙老师碰了个满怀，不是后边紧跟着的兰家植老师拽住我，我就摔倒了。我把家里的事给两位老师讲了一遍，兰老师思忖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吧，老人家的工作我们来做！”说着，领着我向芦丰墟走去。

得知红军要开走，我问老师：“我要跟红军去，行不行？”老师点头同意，我立即找招兵组报了名。因担心爹娘追来，我便跟着先遣队提前出发了。临走时，喝着乡亲们送到嘴边的茶水，看看赶来送别的老乡亲，感到难分难舍，我又用眼睛四处寻觅，一方面害怕爹娘追来，一方面心里又想再再见爹娘的面呢！队伍刚刚走出芦丰街头，兰维龙和兰家植等五位老师一齐赶来相送。此时此刻，面对着几年朝夕相处的五位老师，我心里一阵发酸，泪水夺眶而下，声音有点哽咽地说：“老师，过去你们象父兄一样教我读书，给我讲革命的道理，还介绍我加入青年团组织，今天你们又来送我参加红军……”“别这么说！”兰维龙老师打断了我的

话，一只手轻轻地抚着我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这是党，是闽西的群众培养了你。你跟着工农红军，要勇敢杀敌，为咱穷人打天下啊！”

山风吹拂着火红的战旗，阳光铺满了前面的道路，我告别了尊敬的老师，告别了亲爱的乡亲，告别了家乡的土地，跟着毛主席率领的工农红军，走上了一条为人民求解放的漫长的征途。

激战天宝山

——忆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我们东征漳州

罗胜旺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陷，中国局势发生了骤急变化。在这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三条原则，唤起民众，奋起抗日。可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不顾民族利益，他们对外不抵抗，对内却加紧调兵遣将，大举进攻我红军苏区，向苏区发起灭绝人性的反革命围剿。同时，在全国各地疯狂地镇压革命力量，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

在闽赣交界的中央苏区，我工农红军在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并把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联成一片，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都获得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党和红军还教育争取了一部分国民党官兵，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在我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镇守江西宁都的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下的二十五师、二十七师以

及几个独立营、兵站等一万七千余人，逐渐认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一九三一年底，他们由赵博生、董振堂两位爱国将领率领起义，受到老区人民的热情欢迎。这支部队经过改编，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在这大好形势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错误估计形势的发展，继续执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路线，主张“打倒一切”、“夺取中心城市”，提出“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主义的主张。一九三二年二月间，红军去攻打有国民党反动派重兵据守的赣南中心城市——赣州。结果，苦战月余，伤亡很大，不仅没有打下三面环水的“铜赣州”，反而受到敌人援兵的包围。彭德怀同志接受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要求，发急电到瑞金，请毛泽东同志赶来赣州前线决策。

毛泽东同志从瑞金东华山赶到赣州前线，在赣县的红军前线指挥部——江口，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决定红军今后的行动问题。会上，毛泽东同志耐心地听取了关于攻打赣州的情况汇报，他指出，赣州三面环水，进则攻坚不利，红军被围已成事实，即使打下赣州，也不能坚守。经过毛泽东同志耐心的说服，江口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撤兵赣州，并由红军第一军团和红军第五军团的第十五军组成红军东路军，由毛泽东同志和朱德总司令员亲自率领，打到福建漳州去。聂荣臻同志是东路军的政委。当时，我在第一军团红四军第十师政治部担任青年干事，随军参加了东征。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主张东征漳州呢？记得师部首长在动员东征时举了四条理由，它们是：一、有闽西革命根据地作为依托，有闽南党和群众斗争的良好基础，革命在闽南有迅速发展的前途。二、张贞土著军阀在闽南虽然经营多年，拥

有一个师的兵力，但孤立无援，有利于红军集中优势，出兵奇袭，聚而歼之。三、漳州虽然迫近中心城市厦门，但当时日寇势力已到达厦门，常有军舰游戈厦门海面，蒋介石消极抗日，在厦门无重兵据守，红军打下漳州，可以在闽南一带扩大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对日寇的侵略野心也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四、位于九龙江畔的漳州平原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攻克漳州，可以使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物质补充。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获得了党中央的批准。

一九三二年四月，我们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横扫了武平、上杭，攻克了龙岩城，接着又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占了合溪、兰田、水湖、龙山，逼近了漳州城外三十里的要隘天宝山下。

天宝山，是闽南著名的大山之一，峰峰矗立，岭岭相连，右前翼有风霜岭和十二岭，左前翼有榕子岭和笔架山，形成了漳州城外的天然屏障。当时龟缩在漳州城的匪师长张贞，为了保住漳州老寨，把杨逢年和王祖清两个主力旅驻扎在天宝山左右两翼的险要阵地。杨逢年的一四五旅，防守在左翼的榕子岭、笔架山一带，王祖清一四六旅防守在右翼的风霜岭、十二岭一带，企图凭险顽抗。

我军要打漳州，必须先要占领天宝山。敌人心里也明白，丢了天宝山，也即是失了漳州城，因此必定要拼死顽抗。这就决定了天宝山这一仗一定是非常激烈的。毛主席十分重视，亲临南靖一线，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然后制定了攻打天宝山的作战方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把攻打左翼，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王祖清旅的任务交给我们第一军团红四军，把攻打右翼消灭杨逢年旅的任务交给第五军团的十五军。

大约在四月十八日那一天，我随着十师沿着公路向漳州